





“

# 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真相

本报记者 张万来

人们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春天，北京发生了所谓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现在，经党中央批准，已经正式平反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从二十三日凌晨到二十五日，林彪、江青等人接连召开全军部分师以上干部和北京卫戍区、北京军区干部战士大会。林彪宣布：“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江青叫喊：“傅崇碧不得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擅自冲进中央文革所在地去抓人。”她煽动说：“冲击中央文革，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要抓什么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当场宣布撤了傅崇碧同志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市工人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江青又当众讲了这样的鬼话。江青一伙为了实现篡党篡军的阴谋，对这一骗局又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指责北京卫戍区对“冲击中央文革的事情至今还没查清”，甚至说什么冲中央文革时，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他，要砸断他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车里最低限度有一挺机关枪”等等。

这真是千古奇闻。事实究竟怎样呢？

原来，一九六八年三月初，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群众组织写信给江青，说是鲁迅书信手稿丢失了。三月五日夜，江青要傅崇碧等同志去过问此事。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当面向江青、陈伯达报告，江青不相信，要傅崇碧同志派人继续查访。傅崇碧同志和当时北京卫戍区的几位负责同志查来查去，结果还是这样：鲁迅书信手稿原存鲁迅博物馆，后来转移到文化部；一九六七年六、七月间，江青已派戚本禹和中央文革的一个工作人员从文化部取走，并且开具了收条。这些手稿已交给中央文革的保密员保管。

傅崇碧同志为了当面汇报清楚这件事，与中央文革办负责同志联系好，然后带领三位同志，分乘两辆汽车赴中央文革所在地，传达室代为联系，得到允许后才驱车进入。路上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江青一进来，就气势汹汹地吼叫：“傅崇碧，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你身为卫戍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姚文元在一旁帮腔：“傅崇碧，你是没有请示。”傅崇碧同志想进一步说明情况，但根本不容他开口。真象林彪曾骗入白虎堂，一场预谋的恶剧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江青的淫威，傅崇碧同志坚持说明了这些手稿和管理手稿的人都在中央文革。江青却说不可能。傅崇碧同志把写着收管手稿人名字的字条交给她，并指出手稿存放的地点。这时，江青只好要姚文元叫人叫来。保密员一来，江青不问情由，劈头就骂：“你是个混蛋！你不是毛主席的兵，应该把你抓起来！”装着书信手稿的四个箱子也抬来了。江青说：“当着你们的面，把箱子撬开，看到底是不是。”箱子打开了，正是鲁迅书信手稿。突然脸色大变，“啪”地一声把箱子关上，说：“不看了，当着你们的面，封存起来！”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几天后，江青又对傅崇碧同志说：“那天晚上事情，你不要记在心裏，我对你的批评是对你的关心，我们都是老同志嘛！”

可是，过了两个星期，即三月二十三日凌晨，林彪突然宣布傅崇碧同志调离工作，而且限期即刻离京。第二天，又升级了，宣布傅崇碧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撤职审查。此后，接连四次抄傅的家，并将家属、子女赶出北京。

第三天，江青写了一封亲笔信送给新任命的卫戍区司令员。收发室的同志不了解傅崇碧同志被撤职的情况，说，我们只有傅司令，没有别的司令，把信退了回去。江青闻言大怒，下令当天召开排以上干部大会，她要亲自传达有关决定。接着，卫戍区的一位副司令员、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同志的秘书等，先后被拘留、逮捕、隔离反省、离职检查。

三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姚文元又下令逮捕傅崇碧同志的前任秘书，并要“询问傅崇碧和他们冲钓鱼台的情况以及他带进的厚皮包内藏的是什么”。其实，他携带的皮包装的完全是文件和办公用品，哪里有什么枪枝、子弹？

显然，这是江青一伙预谋的一个圈套，一场卑劣的政治暗算！

在上一场预谋的圈套正在演出的时候，另一个圈套已布置就绪了。那就是所谓傅崇碧派哈斯到北京大学领导革命群众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问题。

三月七日，江青突然提出要看北京大学两个群众组织写给中央的一份材料。三月八日晚，当时在文左办公室工作的哈斯同志，带了两个同志到北大，通过军训团，找到聂元梓主持的文革办公室的人员和“陈伯达”战斗队的负责人，向他们索要材料。他们说，那个材料早已送上中央首长了。后来哈斯同志再次带贺文元到北大的两名工作人员返回北大，仍然没有找到所要的材料。

这就是所谓到北大“强行索取材料”的全部经过。

谁能想到，就在哈斯同志奉命要去材料的时候，元梓这个反革命分子连夜向地的主子江青告急，造谣攻击文艺界“派人要材料是政治事件，由哈斯带领全副武装的几卡车人，冲进北大，强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三月十一日，在一次干部会上，陈伯达、江青一唱一和，一口咬定卫戍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不准卫戍区的领导同志申辩。她还逼迫哈斯等同志去北大当面道歉，同时要卫戍区的领导同志写书面检讨。

半个月之后，即三月二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上，江青把这件事又端出来，并且捏造了许多流言。明明她派人去北大，却硬说是“傅崇碧派去的”；明明是要材料，却硬说是要“底稿”、“要‘名单’”、“要‘交后台’”；明明是三个人坐一辆小汽车去的，却说成“几卡车全副武装的部队”；明明是通过军训团的同志向群众组织索要材料，却说成“强行搜查”，“使用了公安手段”。这样，傅崇碧同志就成了对上“冲击中央文革”，对下“镇压北大学生”的“罪人”，哈斯同志成了傅崇碧同志的“黑干将”。

三月二十八日，哈斯一到办公室，即被隔离审查。四月二日，林彪、“四人帮”一伙的那个“理论家”在中央党校的一份材料上，给江青写了一段很长的话，其中说：“我前几天就说过，我记得哈斯有问题，但一时记不起是什么问题。现在党校来信，揭露哈斯问题，使我想起此人是个叛徒杨献珍、孙定国反对毛主席的‘三分二’。他们同杨孙一起欺压迫害党内外反对的‘一分为二’和‘思维存在同一性’。哈斯还写了文章，不知是谁把这一反革命分子送到卫戍区，对此人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至少要监护起来隔离审查。”真是满纸谎言，恶毒诬陷。

人们不禁要问：林彪、陈伯达、江青和那个“理论家”为什么挖空心思，制造如此卑鄙的骗局，必欲置傅崇碧同志于死地呢？

这是因为，傅崇碧同志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牢牢地掌握着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总理、叶副主席的信任。在风狂雨骤的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七年，他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多少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

# 我国农业战线的优秀领导者廖鲁言同志

刘瑞龙 蔡子伟 朱荣 杨显东 刘锡庚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我国农业战线优秀的前干部廖鲁言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六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出发，制造了“六十一人”的大错案。廖鲁言同志是这一大错案中被诬陷、被迫害者之一，在长期折磨下含冤而死。多年沉冤得到昭雪的今天，廖鲁言同志那种勤劳严谨、实事求是、明辨是非的好作风、好品德，不禁激起我们农业战线同志们的深切怀念。

廖鲁言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较老的老同志，从一九三九年起，他就从事党的政策研究工作。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他直接参与制定我们农村工作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中，他对如何正确对待富农和富裕中农问题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中央制定土地改革法和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提供了依据，对及时纠正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宁左勿右”的倾向，保证运动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后又任农业部长，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后参加过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等重要文件。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规定的“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一度出现浮夸风、共产风，他曾经提出过不同意见。他说：“运动一来，往住头脑发热，什么都好；运动一过，又什么都坏。这种风气不好，应当冷静结合，保持清醒，作科学分析。”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认真组织力量，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调整农业政策，巩固发展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并亲自参加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正草案》以及《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中央的这些重要决策，对于纠正当时农村的“五风”和推动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廖鲁言同志对于农业政策问题，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一九六一年七月在计划会议上，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农业计划工作实行根本改革》的建议。他肯定农业生产要有计划，但要尊重集体所有制的自主权，要由上而下，

上下结合地编制国家的农业生产计划。他还建议通过收购供销合同和价格政策，把农业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这样做有利于农业生产计划做到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有利于克服瞎指挥的不良作风。这个建议从多年的实践经验来看，是正确的，可取的。

廖鲁言同志在一九五四年以后任农业部部长期间，明确提出了农业部的主要任务是抓农业生产，因此，坚持抓增产措施，抓科学技术，抓农业教育，抓经营管理。在廖鲁言同志主持工作期间，农业部的广大干部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在推广农业增产措施和先进经验，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等方面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大家认真贯彻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实行科学种田，在兴修农田水利，改良土壤，增施肥料，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改良农具，改革耕作制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十二年中，农业战线上培训的农业大专和中专毕业生达建国二十九年来毕业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这期间，我国农业科学和技术推广工作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体系和制度。集体经营建立了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等比较健全的经营管理制度。廖鲁言同志注意依靠科学家，认真向科学家请教。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深耕和改良土壤，关于加强种子工作等决定。他很重视土壤科学研究成果和群众经验的总结，指导编写了有关农业资源、生产技术基本知识、各类作物栽培学和农牧业技术。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初步弄清了耕地土壤情况，编制了农业土壤图、土壤肥力、土壤改良、土壤利用等概图和农业土壤志。由于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推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稳步上升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期间农业迅速恢复发展起了显著作用。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的一次会议上，号召大家要学习科学技术，建议要学习威廉斯土壤学。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对威廉斯所强调的林牧三者结合的观点表示十分赞同，指示要把这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并指出，美国是种植业和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道路。廖鲁言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给当时各省（区）、地、市委书记发送了威廉斯土壤学，并责成农业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美国农业一百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的文件，曾经错误地说廖鲁言同志把农业部变

成了“独立王国”、“技术部”和“促退部”。现在，党中央已经批示，对原农业部工作的一一评价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错误的，明确宣布：原农业部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广大干部是认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对原农业部工作的正确评价，推倒了强加在廖鲁言同志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可以告慰廖鲁言同志在天之灵！

廖鲁言同志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善于结合实际，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独立思考，处理问题。他还经常勉励同志们说，学习要扎实，要经得起“十年寒窗苦”。他注意调查研究，注意掌握第一手材料，解剖麻雀，抓住问题的实质，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敢于实事求是，勇于和“左”的、右的错误倾向开展斗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如此，在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如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如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如此。一九五八年，当“浮夸风”、“共产风”一度泛滥的时候，他保持头脑冷静，而不人云亦云。

他放手使用干部，为他们承担责任，不文过饰非或谄媚于下级。有意见就摆在桌面上，从不搞阴谋诡计。

廖鲁言同志对毛主席、周总理无限热爱。他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对于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事情，无不竭尽全力，务求按时完成任务。他反复叮咛身边的同志：“凡是毛主席、周总理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来电报，不论什么时间，都要马上叫我，千万不可误了大事。”他还在党组会上说：“主席、总理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向他们请示报告，一定要考虑成熟，写得简明扼要；对他们的指示要深入领会，认真落实。”这包含多么深厚的爱戴之情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啊！

廖鲁言同志不论写报告、作总结或写文章，一贯亲自动手，不用人代笔。他不知疲倦，常常夜以继日地写文件，一写呵成而后止。他一丝不苟，办事严谨，遵守时间，反对拖拉。这是廖鲁言同志给同志们留下的又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悼念廖鲁言同志，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迅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轨道上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加快农业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 挂甲屯的爱和恨

高 桦

北京西苑有个不大的村子叫挂甲屯，村里有个吴家花园，三百多年前是吴三桂金屋藏娇

与陈圆圆游乐的地方。一九五九年秋天，有位老人带着一行人来到这里，整修了颓废的庭院，清除了没径的荒草，住了下来，一直住到一九六五年。

六年来他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参加劳动，事必躬亲。积肥他不怕脏累，走访他不嫌偏远。谁家办喜事，他登门祝贺。谁家遭不幸，他安慰周济。谁家屋漏，逢到雨季他必去检查。谁家有人病，他都去探视。他给村里安了电灯，打了机井，还给邻居们修了下水道，给孩子们买了玩具……

村里男女老少都认识他，

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老头子。他们说：他来挂甲屯是天使，应了地名。老头子替老百姓说了真话，受到批评去了，才挂甲归田。这是位忠臣啊！

人民敬重忠臣，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清官廉将的爱戴。老人住下没多少天，就在吴家花园门口发现了一袋白米，还有几斤香油、几十尾鱼。米是上好的香稻米，鱼是捞自鱼塘的鲜鲤鱼。警卫人员报告了老人，老人派人看守了一整天，也不见有谁来领取。

后来老人接受了群众这份情意，他举着灯落下了眼泪。这也许是一位刚直不阿的老人一生中罕见的例外吧！

文化大革命中，老乡们关心着自己熟识的老头子的命运。然而，群众这种质朴的同情和遭到最无情践踏、凡是和老头子有过接触的人都被株连，受到“审查”和迫害。也许是否怕“饮水不忘掘井人”吧，连那口井也不愿给填死了。然而，群众的心潮是抑不住、填不死的，他们的情感依旧倾

老人亲手嫁接的柿树和海棠犹在，亲自开垦的试验田犹获存。

一位抱着孙子的老头对我们说：“老头子刚来时，给这孩子他爸爸买了支钢笔，如今我儿子有了孩子，他若活着该多喜欢啊。”他边讲边抹眼泪，大家也不由心酸起来。

一位中年人说：“我结婚时，老头子送给我一对怀表。春节时我们全家举杯，为他老人家能够平反昭雪而高兴。可是，他不在丁，好人不长寿啊……”他的话引起大家的无限感慨。

这位老人是谁？他就是那位“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同志。

（原载《工人日报》）

## 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复刊

学术研究丛刊《文史》已经复刊，最近出版了第五辑。编辑者在复刊之际表示，不仅欢迎国内的学术研究者，而且也欢迎台湾、港澳同胞对祖国文学、历史素有研究的有识之士投稿，以促进学术交流。

《文史》丛刊文化大革命前曾出过四辑，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文史》目前不定期出版，但大致每年出三至四辑，每辑三十万字左右。

复刊的《文史》丛刊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

## 《象棋》月刊复刊

深受读者喜爱的《象棋》月刊最近在广州复刊。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第一期的主要内容是选评一九七八年全国象棋赛对局。《象棋》月刊创刊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一九六六年被迫停刊。

复刊后的《象棋》月刊，由原正副主编杨官璘、陈松顺和象棋名宿覃剑秋等人组成编委会负责编辑。

（据新华社社）

# 胸怀全局为建设边疆贡献青春

当前做好知青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  
黑龙江国营农场总局召开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认真研究

据新华社哈尔滨三月十三日电 本社记者杜奎昌报道：最近，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在佳木斯市召开了知识青年代表座谈会，认真研究了当前做好知青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与会同志表示，要胸怀全局，安心边疆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做新长征的突击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加座谈会的有来自全省各农场的知识青年代表、各管理局负责知青工作和劳动工资部门的干部一百七十多人。大家学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文件和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的谈话，联系本地区知识青年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同志高兴地谈到，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哈尔滨等地的几十万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城市，离开父母，浩浩荡荡地来到北大荒，参加祖国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知识青年工作尽管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但广大下乡青年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领导下，胸怀建设祖国边疆的豪情壮志，坚持和老转业官兵、老垦荒队员一起艰苦奋斗，为建设祖国的边疆和发展我国的国营农场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涌现了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经过斗争实践的锻炼和考验，不少知识青年入了党、入了团，许多人担任了领导职务，当了机务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会计、出纳、保管、参加了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地带的建三江管理局的同志谈到，文化大革命前，那里只有四个农场，九十万亩土地。从一九八一年以来，经过五万多下乡青年和两万多名老职工的共同努力，先后开垦了三百七十万亩土地，新建了七个农场，十年为国家生产了二十四亿六千八百万斤粮食。昔日的荒草甸子变成了肥美的良田，过去人迹罕至的地方，建设起一个个村庄和一座座工厂，三江平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家自豪地说，广大知识青年在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中创建的功绩，应当永远载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

与会同志回顾了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农相结合道路的历史，讨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力发展农业的问题，进一步认识到，动员和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利于加强农业这个基础，有利于边疆的建设和巩固。他们呼吁社会各方面的干部和群众，正确对待和处理青年们的升学、招工、务农等问题，热情支持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力宣传知识青年的模范事迹，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上山下乡务农或留城从事工矿建设同样光荣的社会风气。

参加座谈会的许多知识青年代表说，当前我们知识青年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为国为重。红兴隆管理局劳资处副处长、黑龙江下乡知识青年许英杰和弟弟都在国营农场工作，妹妹在北京郊区农村插队，北京的家庭有困难，本来是可以返回北京的，但他舍不得离开和战友们一起建设起来的农场，又想到边疆建设的需要和国家的困难，便决心扎根边疆干革命。青龙山农场科研指导员、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于智浩，前段时间跟各方面进行联系，打算回上海。在这次座谈会上，他学习了王震同志接见云南知识青年代表时语重心长的谈话，心里很不平静。他给家里发了电报，表示甘愿留在边疆，继续奋斗。

座谈会上，代表们发扬民主，解放思想，提出了农场当前在知识青年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大家说，最近一年来，各农场对知识青年的思想教育、使用培养、生活安排都放松了，一些该抓紧落实的知识青年政策没有抓紧落实。农场总局的领导同志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批评，并作了自我批评，还和与会代表一起，认真研究落实知识青年的招工、定级、探亲假、办病退、退团等方面的政策问题和婚姻、住房、食堂等生活福利问题。

目前，尚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哈尔滨等省市的二十万下乡知识青年战斗在黑龙江山垦战线。农场总局党委要求农场各级领导同志，要象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政治上关心他们，生活上体贴他们，工作上帮助和大胆使用他们。

## 全国宗教研究学会在昆明举行

全国宗教研究学会最近在昆明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召开这样性质的会议，一百多名学者、教授、教师和领导干部参加了会议。

不少学者在会上提出了自己研究佛教、喇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成果，并提出对宗教研究的意见和建议。在会上提出的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中，比较重要的有：《关于宗教研究的若干问题》、《大乘佛教的起源》、《中国佛学的等级特权利思想》、《近年来国外宗教方面的若干问题》、《原始基督教神学思想的起点》、《历史上的耶稣》、《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等。这些学术论文都有独到的见解。

会议充满了解百家争鸣的气氛。

中国社会科学院规划局局长梅益、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在会上发了言。

会议还讨论制定了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五年全国宗教研究的规划。会议成立了中国宗教学会，选出赵朴初任名誉理事长，任继愈任理事长。

(据新华社)

## 宗教和封建迷信

最近一个时期，报社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询问“什么是宗教，什么是迷信？”什么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宗教的自由”，什么是我们反对以至应该取缔的“封建迷信”？为此，我们访问了宗教事务局和宗教研究部门的负责同志。根据他们的意见，答复读者如下。

放二十九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党的这项政策是行之有效，完全正确的。这也正是新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出发点。今后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项政策。

在贯彻执行这项政策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宗教和封建迷信区别开来。宗教，主要是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世界宗教。它们一般都有经典、教义、宗教仪式和组织机构等。这些宗教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在群众中，特别是在某些少数民族群众中，影响比较广泛。信仰宗教的自由，首先是指对这类宗教的信仰。

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保障宗教人员和信教群众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必须遵守

## 做好科技成果的采用和推广工作



在浙江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说日本五十年代从我国引种的柑桔优良品种“温州蜜柑”结果又大又多，产量很高。日本的柑桔百分之八十都是这个品种，用来制造的罐头在国际市场上占了优势。我国虽然早就引进这个品种，但由于没有普遍推广，“温州蜜柑”的产量至今仅占全国柑桔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到有关部门采访，发现类似“温州蜜柑”这样“开了花不结果”、“国内开花国外结果”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科技成果，搞出来后长期摆在展览馆里当“展品”，或者试种少量当“样品”，送给有关单位当“礼品”。浙江缙云工业迄今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工厂设备条件很差，车间里又闷又热。而早几年有关科研部门研制出的自动缫丝机，却因几个“婆婆”意见不一致，一直没有进行试产。

为什么成熟的科技成果不能得到及时采用和推广呢？据了解，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有些同志，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懂得科学是生产力，不重视科技成果的推广工作。例如，有的厂矿企业的领导认为增加生产无非是让机器多转圈，工人多流汗。他们不注意技术改造，不研究如何用较少的人力财力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反而认为推广新的科研成果是“多此一举”。一些变废为宝、综合利用项目的采用

和推广更难。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从一九五八年起就试验从下脚废丝中提取几种在化学工业、医药工业、国防工业上具有较高价值、国家非常急需的氨基酸原料，一九七二年获得成功，提取出的丙氨酸和丝氨酸经国家有关部门鉴定合格。据初步计算，光是把这一个厂的下脚丝和真丝炼液废水充分利用起来，不用增加很多投资和人力，一年就可生产丙氨酸近二万公斤，丝氨酸五百公斤，价值可达七十万以上。但是，五、六年过去了，这项科研成果至今还没有被这个厂采用。询问不能采用的原因，有的同志回答说：“就因为它出氨基酸，不出丝绸，而这个厂的领导只管绸，不管酸。”

二是我们目前的企业管理体制存在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技推广机构。要采用和推广一项科技成果，必须由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和物资供应单位密切配合。但这几个单位现在是分家的，各归各的口，各有各的主管单位，各自只对自己的计划负责。有的单位认为这项工作属于自己计划外的任务，可安排可不安排。即使肯安排也一定要经过若干的周转环节，一道又一道的审批手续。杭州市第一棉纺织厂的部分技术人员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于一九七七年对棉纺细纱机上的关键部件——钢领进行技术改造，把平面钢领改为锥面钢领。采用这项改革，可加大细纱机转速，增加单位产量百分之十

## 我边防部队继续撤回中国境内

受到边境各族人民热烈欢迎

新华社广西、云南北防前线三月十四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中国边防部队的一辆辆军车，满载着头戴钢盔的边防战士，牵引车拖着乌黑闪亮的大炮，正络绎不绝地通过公路上的一座座凯旋门驶向中国境内的纵深地带。在国门口，数以万计的各族人民排队成长长的行列，热烈欢迎子弟兵胜利归来。

在广西边境的一些地方，人们迎着自南向北的队伍，在一尊尊大炮上戴上英雄花，用雪白的毛巾给战士们擦去脸上的汗水和尘土。在云南平果县，边防部队经过的路上搭起了十道彩门，各族边民穿着节日盛装一直迎出三十里外，年轻的人们向着队伍载歌载舞。连九十六岁的老人李二也让人搀着前来欢迎撤退的战士们。

无边的春色已经来到祖国南疆。在边防部队奋起还击越南侵略军之后，边境地带安定下来了。记

者在广西凭祥市和水口关一带看到，赶集的壮族少女，穿着整齐的蓝褂黑裤，肩搭带花的黄巾，有的头上插着鲜花，三五成群地一路歌声笑语不绝；小伙子们穿着洁白的衣衫，蹬着自行车你追我赶。在公

路两边的水田里，男女社员们正在忙碌地耕地、插秧，许多田块已经一片碧绿。凯旋门的边防部队穿过田野的时候，男女老少都停下来，向保卫了他们、保卫了祖国安全的英雄们热情地招手、欢呼。

## 越军继续袭扰我后撤边防部队

我边防部队给以有力还击，越军狼狽逃回

新华社广西、云南北防前线三月十四日电 十一日至十三日，越军继续打枪打炮袭扰我后撤的边防部队，遭到我军痛击。十一日清晨，越军以一个营的兵力找我撤回

广西爱店方向的边防部队，我军当即还击，歼敌一部，余敌溃逃。十二日上午，越南特工部队一百

多人又进犯我云南省麻栗县坡县杨公社某高地，我边防部队和民兵当即给以痛击，敌狼狽逃回越

于立群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同志等送了花圈 王震方毅邓颖超同志等参加追悼会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三日电 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妇联会执委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书法家于立群同志，因病于一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于立群同志的追悼会，今天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追悼会会场正前方的灵台上，安放有于立群同志的遗像，四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叶剑英、邓小平、王震、方毅、邓颖超、胡耀邦、袁荣荣、宋庆龄、蔡畅、廖承志、姬鹏飞、许德珩、谷牧、宋任穷、沈雁冰、史良、康克清、童第周等送的花圈，以及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全国文联、中日友协等单位送的花圈。王震、方毅、邓颖超、康克清、宋任穷等同志，部分人大常委会、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全国妇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单位负责人、群众，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主持。中国科学院秘书局长徐文宣致悼词。

悼词说，于立群同志是广西贺县人，一九一六年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六十三岁。早在少年时期，她就对旧社会怀着强烈的反抗精神，背叛了自己的封建家庭，奔赴北平从事文艺工作。她追求真理，勤奋学习，艰苦斗争，不断前进，在革命思想的熏陶下，逐步成长为一位进步的文艺工作者。

抗日战争初期，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救亡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在地下党的组织下，她和其他革命同志一起，经香港、广州，抵达武汉。在武汉期间，于立群同志直接受到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教诲，积极协助郭沫若同志从事抗日报救亡工作。积极参加了群益出版社的创建，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大量革命文艺书籍贡献了力量。

抗战胜利后，于立群同志和郭沫若同志一起，先后在国民、香港两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民主运动，继续从事革命书籍的出版工作，并筹备中国妇女联谊会香港小组，进行筹集经费、医药物品等支援解放战争。

全国解放以后，于立群同志积极投入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运动。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一九五三年后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和心脏病。多年来，她抱病坚持学习，认真完成组织上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协助郭沫若同志做了许多国际友好工作。在此期间，她还精心研究书法，成为我国的女书法家之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立群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同郭沫若同志一起遭到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忍受了失掉两个孩子的沉重打击，同林彪、“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郭沫若同志逝世后，于立群同志抑制着极大的悲痛，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与同志们一起整理郭沫若同志的作品。在这项工作刚刚开始时，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

三月六日，有关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以及于立群同志的生前友好和亲属，曾去北京医院与于立群同志的遗体告别。





# 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 中柬代表痛斥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柬反华 秀蒲拉西向联合国秘书长转交声明谴责越南战争升级

新华社日内瓦三月十四日电 中国代表安致远和民主柬埔寨代表江格朗三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谴责越南在苏联支持下侵略柬埔寨和中国。

人权委员会二月十二日起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中国和柬埔寨代表都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在十四日的会议上，苏联代表发言为越南侵略柬埔寨辩解，并且攻击中国 and 民主柬埔寨。安致远和江格朗据理驳斥了苏联代表对中国和柬埔寨的诬蔑。

安致远在发言中说：“一个国家对霸权主义的野心，武装占领另一个国家，压迫和奴役另一个民族，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妄图消灭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对人类的最粗暴的侵犯。”他强调说：“越南当局在柬埔寨的惨无人道的侵略行径证明，侵犯柬埔寨人权的罪魁祸首就是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支持的越南当局。因此柬埔寨人权的越南当局不谴责侵略柬埔寨，是纵容侵略。我们认为作为本国人权委员会应该讨论越南当局严重违反人权的问题，并应反对越南当局这种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和制止。”

他指出，苏联是越南侵略战争的策划者与支持者。“正是由于苏联的唆使和支持，越南才敢于如此疯狂露骨和肆无忌惮地侵略柬埔寨。与此同时，越南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各省份频繁挑起流血冲突、煽动战争歇斯底里，威胁我国南部边界的安全。”他揭露说：近年来，越南当局在中越边境地区不断进行武装挑衅，侵犯中国领土，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安宁的紧张状态，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越南当局还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迫害、掠夺和驱赶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其中被驱赶回中国的就近二十万人，严重地违反了人权。

民主柬埔寨代表江格朗在发言中指出：“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侵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主权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侵犯是由于对柬埔寨民族和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政策所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

他说，越南在去年二月二十五日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越南侵略越南通过这场侵略战争，蛮横地践踏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

权、领土完整和联合国宪章。这场并吞邻国的战争是得到苏联支持和帮助的，不论就这一战争的目标而言，还是就它使用的手段而言，都威胁着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存在。

他说：“从发动战争以来，我国几十万同胞遭到在柬埔寨执行‘毁灭、烧光、杀光’政策的越南武装部队的残酷杀害。”

江格朗要求人权委员会迫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安宁的紧张状态，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越南当局还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迫害、掠夺和驱赶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其中被驱赶回中国的就近二十万人，严重地违反了人权。

民主柬埔寨代表江格朗在发言中指出：“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侵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主权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侵犯是由于对柬埔寨民族和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政策所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

他说，越南在去年二月二十五日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越南侵略越南通过这场侵略战争，蛮横地践踏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

权、领土完整和联合国宪章。这场并吞邻国的战争是得到苏联支持和帮助的，不论就这一战争的目标而言，还是就它使用的手段而言，都威胁着柬埔寨国家和人民的存在。

他说：“从发动战争以来，我国几十万同胞遭到在柬埔寨执行‘毁灭、烧光、杀光’政策的越南武装部队的残酷杀害。”

江格朗要求人权委员会迫使我国广大边境地区长期陷入不安宁的紧张状态，当地居民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越南当局还采取极其残暴的手段，迫害、掠夺和驱赶多年来同越南人民同甘共苦、共患难的华侨和华裔越南人。其中被驱赶回中国的就近二十万人，严重地违反了人权。

民主柬埔寨代表江格朗在发言中指出：“越南军队在柬埔寨侵犯我国人民的权利和主权是极其严重的，这种侵犯是由于对柬埔寨民族和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政策所造成的，而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

他说，越南在去年二月二十五日对民主柬埔寨发动了极其野蛮的侵略战争。越南侵略越南通过这场侵略战争，蛮横地践踏民主柬埔寨的独立、主

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向他转交了柬埔寨革命军和游击队在各个战场继续打越南侵略者的一份最新情况简报，以及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三月八日发表的一份声明，并要求该简报和声明作为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谴责越南当局加紧升级，企图在柬埔寨进行战争罪行。声明呼吁全世界热爱独立、和平与正义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各国和人民团结起来，谴责和制止黎笋一范文同集团在柬埔寨的战争升级行径，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侵略军，制止和消除由于黎笋一范文同集团在柬埔寨进行的战争升级而可能酿成包括整个东南亚在内的地区性战争的

危险。

社论在驳斥黄宝山散布的越南“维护和平的、独立、自由”等谎言指出：“人民总是要怀疑内河能否遵守诺言。”“因为越南的军队还呆在老挝和柬埔寨，它还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让越南在泰国的难民回国。”

社论指出，只有越南在泰国的难民回国，从老挝和柬埔寨撤军，“东盟国家才能真正相信越南要的是东南亚的和平而不是霸权。”

《民权评论》报三月十四日发表社论指出：“如果越南吸取了中国对它的教训，那么它就应该让越南，它是不能放弃越南的。”

社论说：“作为苏联的代理人，越南忘记了它对东南亚其它国家所应承担的责任，一心想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

我国云南省马关县与越南黄连山省孟康县山水相连，两国边境祖辈辈就在作为界河的大梭河里一起洗澡、捕鱼，来往亲善。那里的越南边民对河内当局猖狂反华，不断在边境上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非常不满。这是记述的，是越南边民反对河内当局反华的几件事。

## “这两驮子地雷我们不下”

中国边防部队开始自卫还击作战前几天，越南一个寨子的几位边民来到中国一侧告诉中国边民说：我们的一队公安兵最近跑到中国境内打死你们几个人，他们害怕你们还击，到我们寨子来组织了民兵小分队，发了枪，还买来两驮子地雷，共有五十多个，我们开始打你们，并且把地雷埋到中国境内。昨天又有三个公安兵来说：‘我们要同中国打大仗，你们要加紧挖战壕，下地雷。你们不要怕，有苏联人支持我们。’这些越南边民说：‘我们不愿打中国，这两驮子地雷我们不下。’

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战斗打响后，这个寨子的两个越南民兵打着电筒为我军带路，在他们寨子负责的范围内也没有埋下一颗地雷。

## “我们要锄头，不要枪”

二月十七日，我边防部队自卫还击的战斗刚刚打响，有个越南公安兵跑到孟康县的一个苗族寨子，要民兵们打中国。这几个公安兵转身一走，全寨民兵就跑光了，躲到

了寨子周围的竹林里。他们在那里看到我边防部队炮火猛烈投入战斗，炸得越南侵略者东逃西窜，心里都很高兴。有个民说：“中国不打我们老百姓，我们不能拿枪打他们。”在场的都连连点头。

二十日，这个寨子的越南边民把越南当局发给他们的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等枪支用麻绳捆成一包，带着一千三百多发子弹，涉过界河，缴给了我边防部队。我边防部队热情接待了他们，边防部队买了三十把板锄和砍刀等生产和生活用品送给他们。

越南民兵接过礼物后激动地说：“感谢中国人民了。你们给我们工具符合我们的意思，我们要锄头不要枪，我们要发展生产才有饭吃，我们怎么都不愿拿枪打中国。”

## “越南领导人翻脸不认人”

越南一个苗族寨子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十分气愤地向我边防战士控诉说：“越南领导人把我们苗家人放在眼里，两年多没有给我们发一寸布票，我身上穿的这套衣服还是去年我兄弟死后从他身上脱下来的。”老人的话越说越多，从去年去支援越南的抗法、抗美援朝，谈到今天越南当局背信弃义打中国，他说：“越南领导人真是翻脸不认人啊！”

新华社通讯员 吴国维  
新华社记者 曾印

## 越南当局加紧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三日电 越南当局正利用“总动员令”，加紧对越南人民实行法西斯军事统治，宣布从三月十五日起在全国范围实行“在新形势下工作和军事训练制度”。这实际上是实行战时体制。

越南《人民报》三月十二日刊登了越南政府三月十一日就这个“制度”发出的“指示”，规定所有的干部、工人和各种合作社的社员，“每天都要工作十小时，其中八小时生产劳动或者工作，两小时用于军事训练、站岗、保卫或者进行为战争服务的训练。”“不参加军事训练的工人要组织他们学习救护、抢救困难的房屋、通讯联络等，或者组织他们轮流站岗，保卫机关、企业等，以促使所有有条件参加军事训练的工人。”除小学外，各学校可以组织学生学习两至两军事，用于“紧急（军事）训练”。

指示规定，在完成了军事训练计划之后，每天仍要工作十小时，“把增加的两小时工作时间用于增加集体生产”。

指示说：“这项工作训练制度将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所有工人、职员和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机关都要根据上述的时间改变工作方式和活动时间。”

越南当局为了继续推行劳兵兼武，搜刮民脂民膏，在三月五日宣布“全国总动员”，作出了“实现全民军事化、全民武装”的决定，规定“一切适龄适龄公民都要按政府会议的计划加入各种武装力量”，“动用一切必要的资金、物力、财力，以保证战争的需要。在新形势下工作和军事训练制度”的指示，就是根据“总动员令”作出的一项“具体措施”。

## 我奥委会主席电复国际奥委会主席

## 表示同意在洛桑同台湾代表会谈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格拉宁三月十二日发电报给中国奥委会主席李富春，表示同意在洛桑同台湾代表会谈。

格拉宁在电报中，要求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前往洛桑，并就双方在三月二十二日晚以前对他的建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格拉宁三月十二日发电报给中国奥委会主席李富春，表示同意在洛桑同台湾代表会谈。

格拉宁在电报中，要求双方各派两名代表前往洛桑，并就双方在三月二十二日晚以前对他的建议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 姬副委员长会见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并会见朝鲜客人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国家体委副主任姬鹏飞三月十四日会见了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并会见了朝鲜客人。

姬鹏飞在会见的过程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富春副委员长是三月十一日到达北京的。他到京后，于近日离开京回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国家体委副主任姬鹏飞三月十四日会见了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并会见了朝鲜客人。

姬鹏飞在会见的过程中，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李富春副委员长是三月十一日到达北京的。他到京后，于近日离开京回

## 意大利塑料工业展览会在武汉开幕

新华社武汉三月十三日电 由意大利蒙特爱迪生集团主办的塑料工业展览会，今天上午在武汉展览馆开幕。

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林少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王文林出席开幕式。意驻华大使方济满也参加开幕式。

蒙特爱迪生集团是意大利化工产品著名厂家，与中国已有二十多年的贸易往来。这次展出的有塑料加工机械及用于工业、农业、包装等方面的塑料制品。在十一天的展出期间，该展览团还将举办技术座谈等活动。

## 笔下生花两国春

## 北京著名书画家庆贺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

在一九三四年，一二八事件以后的上海，一只鸽子飞到日本医生的家里，他把它带回日本。一年多时间鸽子死了，他特意造了一个小塔纪念这只来自中国的鸽子，并写信给鲁迅，请他也写诗纪念。鲁迅果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经过历史上一段不事，又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兄弟相逢终于好了。如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首都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两国文化交流和更加亲近而畅通，这怎能不使我和我的日本朋友高兴呢！

画家李可染、蒋兆和、黄胄、叶浅予、董寿平、刘继卣、白雪石和国画的后起新人史国良、宋涤、崔森茂、吴悦石、李燕等，都以奔放的热情，绘出多姿多彩的幅画，作为北京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的纪念。董寿平的《苍松》，写出了松树傲霜凌雪的品格，寓意中国人民的友情能经受岁月的考验，永葆翠绿茂盛。刘继卣的

## 北京市和东京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 廖承志副委员长出席议定书签字仪式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北京市和日本的东京都从今天起正式结为友好城市。

今天下午在北京市的议定书中指出：为了贯彻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规定的原则精神，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北京市同东京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其目的是通过友好城市间的往来，为中日友好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议定书还规定，北京市和东京都将在经济、文化、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市政管理和城市建设等方面，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的签字仪式。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林乎加和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在议定书上签了字。

日本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和夫人，东京都议会议长河野一郎以及由美浓部亮吉知事和河野一郎议长率领的东京都友好代表团，出席了签字仪式。

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叶林、王笑一、白介夫，中日友协副会长赵朴初、王震生、孙化平等，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毕，场内响起热烈的掌声。中日两国朋友端起香槟酒杯，互相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然后，他们满怀喜悦之情来到宴会厅，出席招待会。今天的招待会是北京

市革命委员会为庆祝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 and 欢迎东京都友好代表团而举办的。

由五百多人参加的招待会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林乎加主任、美浓部亮吉知事和河野一郎议长先后在招待会上祝酒，共同庆祝两国首都人民的大喜事，并决心携手前进，把两国首都之间的友好和合作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有：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员，正在此访问的部分日本来宾，常驻北京的日本朋友。

同日本朋友欢聚一堂的还有：我国政府各部门和北京市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市政和外交青训班的负责人，民主党派人士和各种知名人士，中日友好人民公社负责人等。

今天上午，林乎加主任同美浓部亮吉知事、河野一郎议长以及东京都友好代表团就北京市同东京都之间进一步开展各个方面合作和交流问题进行了亲切会晤。

## 李强部长抵达吉隆坡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吉隆坡消息：我国外贸部长李强及其一行三月十三日由泰国乘机抵吉隆坡，对马来西亚进行友好访问。

马来西亚总理兼副总理兼工业部长马哈穆德和夫人以及内政部长加扎里前往机场欢迎。前住机场欢迎的还有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叶成章。

是企图转移人们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诱骗各国承认他们军事占领柬埔寨的“既成事实”，使其侵略“成果”合法化，从而拒绝从柬埔寨撤军。它越南的无耻抵赖恰暴露了它虚弱的本质，反映了它干到底的霸权主义野心。

越南《人民军队报》还恬不知耻地大谈所谓“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大谈对柬埔寨的“团结”和“帮助”，还说什么是“历史的实际，同时也是客观的要求”，军事占领被称为“帮助”，武力吞并被称作“团结”，倒置黑白，莫衷一是。但是，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有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岂能容许越南侵略者重新加于奴役的侵略！且看今日之柬埔寨，青山不矮，大河奔流，人民战争烈火熊熊燃烧，东方古巴这匹野马正陷入火海，到处放牧。

至于越南《人民军队报》说越南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是“历史的实际”和“客观的要求”，这倒多少吐露了一点越南当局的真情。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确无时无刻不做着帝国主义者的扩张迷梦。对于这些做主梦的话，有助于他们清醒一下头脑。这家报纸说：喜欢讲历史的越南人应该记得一八四三年的先例，当时越南人打着一个傀儡国王的幌子吞并了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铁拳下，越南皇帝被迫同意于一八四五年恢复了柬埔寨的主权。这是一个今天很可能重演的脚本。”

恩格斯早就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河内当局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民族扩张主义，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越南侵略者必将被柬埔寨人民赶出去。

中心印度支那局势的人们都在注视着越南当局如何行动。许多国家的舆论指出：印度支那的严重局势是由于越南的扩张野心所造成的，越南当局必须从柬埔寨撤走侵略军队，才能取得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这一主张是正义的、公正的，它指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正确途径。

但是，河内发出的却是另一种声音。三月六日，越南驻法国大使狂妄地宣称：现在已经“没有、也不再有什么柬埔寨问题”了。三天后，越南《人民军队报》发表声明，公开叫嚣“在柬埔寨，现在不存在侵略和被侵略的问题”，胡说民主柬埔寨政府“已经死亡”。在河内统治者看来，民主柬埔寨似乎已被他们从地图上抹掉了，越南似乎从来没有出兵侵略柬埔寨。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而，谎言抹不掉现实。十几个师的越南侵略军至今还在柬埔寨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并且通过所谓“柬埔寨问题”打算长期赖着不走，这决不是越南当局的抵赖所能抹煞掉的；越南侵略者天天都在向柬埔寨人民进逼，正在陷于泥潭，这当然是“朗诺政府所处的某种地位”，这也不是越南当局所能掩盖得了的。

面对这些铁的事实，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如此猖狂？这当然有其难言的苦衷，苦衷的用心。在国内，它企图重重，人民怨声载道，到处都有群众讽刺性的议论：“我们究竟在柬埔寨干什么？”在国外，它声名狼藉，四面受敌，世界舆论强烈谴责越南侵略柬埔寨，普遍认为该轮到柬埔寨从越南撤军了。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当局散布“不存在”柬埔寨问题的谎言，其目的无非

是企图转移人们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注意力，诱骗各国承认他们军事占领柬埔寨的“既成事实”，使其侵略“成果”合法化，从而拒绝从柬埔寨撤军。它越南的无耻抵赖恰暴露了它虚弱的本质，反映了它干到底的霸权主义野心。

越南《人民军队报》还恬不知耻地大谈所谓“尊重”柬埔寨的“独立”，大谈对柬埔寨的“团结”和“帮助”，还说什么是“历史的实际，同时也是客观的要求”，军事占领被称为“帮助”，武力吞并被称作“团结”，倒置黑白，莫衷一是。但是，英雄的柬埔寨人民有抗击侵略者的光荣传统，岂能容许越南侵略者重新加于奴役的侵略！且看今日之柬埔寨，青山不矮，大河奔流，人民战争烈火熊熊燃烧，东方古巴这匹野马正陷入火海，到处放牧。

至于越南《人民军队报》说越南在柬埔寨所作所为是“历史的实际”和“客观的要求”，这倒多少吐露了一点越南当局的真情。越南侵略柬埔寨的确无时无刻不做着帝国主义者的扩张迷梦。对于这些做主梦的话，有助于他们清醒一下头脑。这家报纸说：喜欢讲历史的越南人应该记得一八四三年的先例，当时越南人打着一个傀儡国王的幌子吞并了柬埔寨，但在柬埔寨人民的铁拳下，越南皇帝被迫同意于一八四五年恢复了柬埔寨的主权。这是一个今天很可能重演的脚本。”

恩格斯早就指出：“谁也不能奴役一个民族而不受惩罚”。河内当局们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民族扩张主义，绝不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越南侵略者必将被柬埔寨人民赶出去。



林乎加主任同美浓部亮吉知事分别在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的议定书上签字后互相握手，表示祝贺。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 阿曼苏丹国新任驻华大使向乌兰夫副委员长递交国书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阿曼苏丹国新任特命全权大使乌德拉、哈姆德·苏卜希今天上午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递交了国书。

递交国书时，我国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在场。

## 王任重副总理会见瑞典新闻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今天下午会见了以瑞典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莱纳德·洛纳斯为首的瑞典新闻代表团。

王任重副总理向代表团回答了莱纳德所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中国怎样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同自力更生的关系，以及印支局势等问题。

瑞典新闻代表团成员还参观了北京的一些工厂和企业。会见时在座有《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秦川、秘书长郭沫若。代表团将于明日离开北京回国。

## 我军军事友好代表团访问孟加拉国后回国

新华社北京三月十四日电 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才千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友好代表团结束了对孟加拉国的友好访问，于三月十四日下午乘机回到北京。副总参谋长何正文和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阿卜杜勒·阿明到机场迎接。

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北京市和东京都正式结为友好城市。首都北京许多著名画家和书法家满怀喜悦的心情赋诗、作画，祝贺两国人民友好关系上增添了又一篇章。

在一幅横幅题写的“笔走龙蛇”的书法作品上，写着《菩萨蛮》一词：黄河之水通江户，两岸路接塞路。对岸两相迎，樱花似火燃。

同关风日乐，更结兰兰约。代代弟兄情，东京与北京。

这是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著名诗人赵朴初为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而填的一首词。他非常欣慰地告诉记者说：中国和日本文化源远流长深厚，历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许许多多的中日两国人民往来的故事，都是人所共知的。两国人民之间的情谊，是更加令人难以忘怀而值得珍视的。一九九二年四月日邦交恢复正常化，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来京的时候，我就想起鲁迅先生和他的一位日本朋友的故事。那是

## 笔下生花两国春

## 北京著名书画家庆贺北京市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

在一九三四年，一二八事件以后的上海，一只鸽子飞到日本医生的家里，他把它带回日本。一年多时间鸽子死了，他特意造了一个小塔纪念这只来自中国的鸽子，并写信给鲁迅，请他也写诗纪念。鲁迅果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经过历史上一段不事，又经过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兄弟相逢终于好了。如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国首都北京和日本首都东京结为友好城市，两国文化交流和更加亲近而畅通，这怎能不使我和我的日本朋友高兴呢！

画家李可染、蒋兆和、黄胄、叶浅予、董寿平、刘继卣、白雪石和国画的后起新人史国良、宋涤、崔森茂、吴悦石、李燕等，都以奔放的热情，绘出多姿多彩的幅画，作为北京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的纪念。董寿平的《苍松》，写出了松树傲霜凌雪的品格，寓意中国人民的友情能经受岁月的考验，永葆翠绿茂盛。刘继卣的

《雄鸡》，俯视雄鸡，气格非凡。这是画家为这次中日友好往来的盛事所绘起画的点睛。他把神来之笔表达到了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白雪石的《漓江朝晖》，是画家借祖国山河的秀丽景色，表达对这次友好城市建立的祝福。宋涤的北京风景画《香山红叶》，一片热情，发挥出对发展中日友谊的诚挚感情。

八十二岁的李苦禅教授说：中日两国《同仁也同画》。我们许多画保存在日本，日本许多画也保存在中国。在这位老画家的画案上，就放着中国印制的日本三六七年到一六〇三年的民间画《浮世绘本》和日本画家的中国《云冈石佛》等书画。

画家们为了表达中日两国画家的传统情谊，还在青年国画家曾宪曾创作的齐白石老人的巨幅画上题词，说明齐白石的艺术知音中国就有不少日本人，他的画作在日本展出时受到推崇。齐白石也爱好日本的绘画，日本画家齐白石在日本访问齐白石时，曾亲

自为竹内先生治印，流传至今的竹内内画的齐白石印章，就是中日两国画家交流的见证。范曾也是李苦禅教授的得意学生，今由他作的齐白石像，请李苦禅题词，表达了三代人对发展中日友谊的深情。

北京琉璃厂“管仲碑林”的“庆云堂”，是中日两国画家进行友好往来的场所。中日两国许多著名书法家的墨迹，在这里同堂陈列，两相辉映，互相光彩。在这以前，曾来北京和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的日本朋友说：“庆云堂”特意准备了珍藏多年的“金钢钻笔”，请启功、启功、肖、肖、肖等诸位题跋。多年来，八十四岁的肖肖曾先后数次同日本书法家欢聚一堂，相对挥毫，切磋书法。今天，他又和自己心爱的孙女、十五岁的日本书法家肖肖在一起，用行书为日本朋友题词，祖孙二人喜赋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篆刻家康殷情“北京市东京都结为友好城市”一印，为这次各国书画家的新作增添光彩。笔生花，花满春，书画家把中日两国都结为友好城市的美好日子永远印记在心，祝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新华社记者 张慧贤

